

世界文豪书系

泰戈尔全集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১৯ ১৯৩৯

河北教育出版社



Tagore

泰戈尔全集

第十九卷

散文

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 主编

刘竟良 倪培耕 黄 慎 冯金辛 董友忱 白开元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正确地认识人生（在美国的演讲集）	（ 1 ）
第一章 个人与宇宙的关系	（ 5 ）
第二章 灵魂意识	（17）
第三章 罪恶问题	（29）
第四章 自我问题	（40）
第五章 在爱中彻悟	（54）
第六章 在行动中彻悟	（67）
第七章 彻悟美	（77）
第八章 彻悟无限	（81）
生活的回忆（自我的图画）	（93）
生活的回忆	（95）
教育的开始	（97）
家里和家外	（100）
仆役统治	（109）
师范学校	（113）
诗歌创作的开始	（116）
各种知识学习的安排	（118）
外出旅行	（122）



习 诗	(125)
斯利干特先生	(127)
孟加拉语课结束	(130)
孟加拉学院	(132)
同 窗	(134)
我的父亲	(137)
喜马拉雅山的旅行	(143)
喜马拉雅山上	(152)
回 家	(157)
家庭学习	(163)
家庭环境	(167)
阿克塞耶·金德拉·焦杜里	(172)
歌曲创作	(174)
文学的同伴	(175)
作品发表	(178)
帕努辛赫的诗	(179)
爱 国	(182)
婆罗多	(187)
阿哈姆达巴德	(190)
英吉利	(191)
洛肯·巴利特	(202)
破碎的心	(204)
英国文学	(206)
欧洲音乐	(211)
蚁垤的天才	(213)
暮 歌	(217)
音乐论文	(220)

恒河岸畔	(223)
再谈《暮歌集》	(225)
帕利因那塔·赛纳	(227)
晨 歌	(228)
拉琼德拉尔·米特利	(236)
卡尔瓦尔	(238)
大自然的报复	(240)
画与歌	(243)
儿 童	(245)
般吉姆·钱德拉	(247)
船 壳	(250)
死亡的悲痛	(252)
雨季和秋季	(256)
阿输多什·乔杜里	(259)
刚与柔	(260)
瀛洲纪行	(263)
孟加拉风光	(349)
随想录	(429)
脚走出来的路	(431)
阴郁的一天	(433)
话 语	(434)
云 使	(436)
竹 笛	(439)
黄昏和黎明	(440)
古老的宅第	(441)
小 巷	(443)
一瞬目光	(445)



一 天	(446)
忘情的悲痛	(446)
十七年	(447)
最初的悲痛	(448)
问	(449)
小 议	(450)
生命——心灵	(452)
迎宾曲	(458)

正确地认识人生

(在美国的演讲集)

刘竞良 译



献 给 厄恩斯特·莱斯

也许我应该先说明，本书中的文章所涉及的题材尚未有人从哲学的角度探讨过，也不曾有人以学者的观点去考察过。作者本人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和影响。我家每天的祈祷文用的都是《奥义书》中的章节，父亲还身体力行为我做出了榜样。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一直与上帝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但同时也没有因此而忽视过自己对人世间的义务，也没有减弱他对人事的强烈兴趣。因此，我希望，西方的读者能够通过这些文章，有机会接触我们的圣书中所展示的、今日生活中仍体现着的古代印度的活灵魂。

人类任何伟大的言论，都不应该靠字面来判断，而应该看其活的灵魂，而活的灵魂则总是随着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展现出来的。我们对基督教真谛的理解靠的就是对今天还活着的各方面的观察，不管这些活着的方面已经与早期的基督教有多么的不同，甚至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都可能已经有了不同，但这也无妨。

对西方的学者们来说，印度众多伟大的宗教经典似乎只有回顾历史和考古的意义；但对我们来说，它们却还有着现实的意义。我们总是不禁要想：如果把它们放在贴了标签的格子里，像木乃伊标本一样，它们只不过是裹在艰深的学问里、世代保存下来的人类思想和追求而已，那么它们就将失去意义。



从伟大心灵的切身体验中流出来的活生生的字句，蕴含着不能为任何一种逻辑诠释体系所穷诂的意义，必须用无限丰富的个人生活去诠释和理解它们，它们自身也随着每一种新的参悟而更增加一分神秘。对我来说，《奥义书》的诗句和佛陀的教诲，一直是活着的灵魂，因而具有无限的生机；我在自己的生活中和对别人的说教之中也总是把它们当作我个人的体证，是对我个人、对别人都具有内在个性意义的东西。对别人是否如此，尚需别人的确认。对我个人来说，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思考，有其特殊的个性。

我也许应该再说明一点：本书内容都是我在孟加拉的波浦尔自己的学校中讲过的，那时我习惯于用孟加拉语给学生们讲这些，只不过为适应本书的出版而做了一些衔接工作；我在有些地方也采用了我的朋友沙迪什·钱德拉·罗易先生和阿吉特·古玛尔·钱哥罗瓦尔蒂先生译文中的段落。本篇的第六章《在行动中彻悟》是由我的侄子苏列德拉纳特·泰戈尔先生从孟加拉语译出的。

我想在此对哈佛大学的詹姆斯·H·伍兹教授表示感谢，他的热情赞赏使我有勇气写完此系列文章，并有勇气在哈佛大学宣读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我也对欧内斯特·里斯先生表示感谢，他为本书提出建议并做了修改，还通读了校样。

最后，还需对 SADHANA（本书书名的拉丁字母写法）一词的发音作一点说明，重音要明显地落在第一个 A 上，并且要把该字母发成大的开口音。

第一章 个人与宇宙的关系

古代希腊文明是在城墙内发展起来的，其实进一步讲，所有现代文明的摇篮都是砖和灰泥做的。

这些城墙在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它们在我们的意识中建立起“分而治之”的原则，使我们养成一种把一切被征服和被占领的东西都用壁垒保护起来，并把它们各自隔离开的习惯。我们把国与国分开，知识与知识分开，人与自然分开。这就使我们对自已构筑的壁垒以外的一切都疑心甚重，任何东西想取得我们的承认都必须苦苦挣扎才能挤进来。

当第一批雅利安入侵者出现在印度时，印度是一大片林地。这批新来的人很快就把这片林地派上了用场。森林给他们提供遮蔽毒辣太阳的阴凉，阻挡狂烈的热带风暴，给畜群提供牧场，给祭火提供燃料，给住棚提供木材。雅利安人诸部落在自己的头领带领下，在有特殊的自然保护、食物和水源都充足的不同林地各自安顿下来。

因而，在印度，我们的文明发源于森林，因此也就带有这个发源地及其周围环境的鲜明特征。它处于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的包围之中，吃喝取自大自然，穿戴来源于大自然，并且时时刻刻与大自然的各个方面打交道。

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生活易于钝化人的智力，削弱人的进取心，因为只要没有太高的要求，苟且活下去并不难。但是在古代



印度，林居生活并没有钝化人的智力，也没有削弱人的精力，而只是把它引向了一个特定的方向。由于时刻在与不断生长着的活生生的大自然打交道，人的意识中就没有产生拓展自己的领域，然后把自己的一切都用墙圈起来的欲望。他们的目的不是要获取，而是要彻悟，是要通过与周围环境共同增长并融入环境中去的办法，来拓展自己的意识。他们认为真理是贯穿于一切之中的，没有绝对孤立的存在，获取真理的惟一办法就是通过我们自身的存在与一切事物互相贯穿融合。古代印度居住在森林中的圣人们的目标就是要努力去体悟这种人的精神与世界精神的大一统。

后来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耕地取代了原始森林，富庶的城市在各地出现了；一些强大的王国建立起来了，并与世界上所有的大国都有了交往。但是即使是在物质繁荣达到顶峰时，印度的内心还是以崇敬之情回首早期那种对自我参悟的执著追求，眷恋林居时期淳朴生活的尊严，并且回过头去，到那时积累下来的智慧中去寻求最美妙的灵感。

西方似乎一想到自己正在征服自然就感到自豪，好像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敌对世界中，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去从一种不情愿、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事物秩序中去夺取。这种心态是城墙生活方式造就和培养出来的，因为在城市生活中人自然要把智力之光的焦点照向他们自己的生活和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上去，这样他们就人为地在自己与宇宙大自然之间制造了隔阂，尽管他们就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

而在印度，观点就不一样，它是把世界连同人在内都囊括在一个大真理之中的。印度把一切重点都放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上，认为如果周围环境对人来说是绝对格格不入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与自然打成任何交道。人对自然的抱怨主要是说人的一切必需品都必须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的确是这样，但是，

他们的努力并不是白费的，我们每天都在收获成果，这就说明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合乎道理的关系，因为我们不可能把那些与我们毫无关系的东西变成自己的。

我们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去看一条路，一是把它看成在我们与我们的目标之间的障碍和隔阂，那么我们在这条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被看成是通过艰难努力强行克服障碍的结果；另一种观点是把路看成是引导我们通向目的地的、与目标连为一体、因而也就是我们目标的一部分。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就已经开始收获了，走完这条路所得到的东西，正是它本身就要给我们的。这后一种观点就是印度在对待大自然上的观点。在印度看来，很显然人是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能进行思考就是因为人的思想与事物是和谐的；人能利用自然力就是因为人力与贯穿于一切的自然力是和谐的。长远来说，人的意图是不可能与那贯穿于自然的意图相冲突的。

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自然完全属于非生物和兽类，自然与人类之间存在着无法解释的鸿沟。根据这种看法，在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生物之中，低级的就只属于自然；而任何有高级印记的，不管是智力上还是道德上的高级印记，都属于人类。这就好比把花蕾与花分别归入两个不同的大类一样，把它们的美也分别归结于两种不同的、相反的原因。而在印度人的心目中，他们却不从犹豫地承认人类与自然的亲缘关系，以及人与所有东西的不可割断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这种根本的统一关系不仅是印度人的一种哲学猜想，而且在感情上和行动上体验这种和谐已经成为印度人的人生目的。通过禅定和祭祀，也通过对自我生活的调节，她把自己的意识培养到认为一切对她来说都具有精神的意义。水、土、果子和花，都不只是用过就抛在一边的自然物，而是她达到完美理想的必需之物，就像每个音符对一首完整的交响乐一样不可或缺。



印度直觉地感到，这个世界的本质对我们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对它做出积极反应，建立起一种有意识的关系，不应仅仅是被科学的好奇心和对物质的贪求所驱使才这样做，而应该以同情之心，祥和喜悦之心去体验它。

科学的人类从一个方面知道，世界并不仅仅是我们的感官所能感觉到的那样。他知道，土和水是某些力量作用的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我们看来就是水和土，至于具体情形，我们也只是部分地理解。同样地，一个精神之眼打开的人知道，水和土的终极真理存在于我们对永恒意志的理解，这种永恒意志在时间中起作用，并且以我们所能部分地理解的那些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不是像科学一样的知识，而是对灵魂的认识，认识的主体也是灵魂。这种认识并不能像知识那样给我们以力量，它只能给我们以快乐，因为快乐就是不同事物聚合在一起的产物。一个对世界认识程度仅仅停留在科学所达到的地步的人，永远也不会理解一个精神之眼打开的人对这些自然现象的认识。水不仅能够清洁人的肢体，还能净化心灵，因为它能直接接触灵魂；土也不仅能够支持人的身体，还能给他的心带来快乐，因为它的接触不仅是表面感受到的，它是一种生机的表现。一个认识不到与世界这种亲缘关系的人，就像一个住在连墙壁都与他格格不入的牢房中的人。当他在所有的事物中都能见到那永恒的精神时，他就解脱了，因为他已经发现了他所出生的这个世界的全部意义；他也就处在完美的真理之中，他与一切之间的和谐也就都建立起来了。印度倡导人要充分地认识、全身心地感受人与周围事物间的最密切的关系，应该向朝阳、向流水、向硕果累累的大地致敬，把这一切都当作一个怀抱着它们的活生生的真理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每天冥想时使用的祷文就是“二十四音节圣诗”，它被认为是全部吠陀的集中体现，我们力图通过它的帮助去认识有意识的人的灵魂与世界间的根本一致性。我们学会去体认由永恒精神所

造成的这种统一，是永恒精神的力量创造了地球、天空、星宿，同时用一种意识之光照耀我们的心灵，这种意识之光在与外界永不分裂的统一体中运动着、存在着。

印度并未试图忽视不同事物之间的不同价值，因为她知道，那样会使生活变得不可能。她的头脑中也并非没有人在生物序列中地位较高的意识，但是，她在人究竟高级在哪里的问题上有自己的想法。人的高级之处不在于占有的力量而在于和谐的力量，因而印度人的朝圣地都选在那些自然景物特别壮丽或优美的地方，这样她的头脑就可以摆脱生活所必需的那个狭小的圈子，来认识自己在无限之中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这个原本是吃肉的民族，整个地放弃了动物食品，以此来培养对一切生灵普遍的慈悲之心。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个独一无二的事件。

印度知道，当我们把自己用物质的或意识的障碍粗暴地与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自然隔离开的时候，当我们变成仅仅是人而不是宇宙中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引出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而且由于我们已经把解决问题的源头截断了，我们所试图寻找的各种人为的办法都会带来无穷无尽的困难。当人类离开他所栖息的宇宙大自然时，当他走上人性的独木桥时，那就意味着等待着他的要么是摇摆不稳，要么是跌落，他每走一步都要高度地绷紧每一条神经和每一块肌肉以维持平衡，然后在疲惫的间歇，他会抱怨命运，也会在想到自己受到万事不公正的待遇时，暗自感到自豪和满足。

但是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人类一定要认识到自己存在的整体性，以及他们在无限的宇宙中的地位。他们一定会认识到不管费多大的力，也绝不可能在自己的蜂房内酿出蜜来，因为他们的长久食物供应来自这些蜂房墙壁之外；他们也一定会认识到，当人与那给人以活力、给人以净化的宇宙隔绝开的时候，转而向自身索求食物和健康的时候，那他们就会把自己逼向疯狂，



把自己撕碎，吃自己的肉。当他们与整个的大背景隔离开时，人的贫穷也就会丧失其伟大的淳朴性，而要变为卑鄙和无耻；他们的财富也不再是慷慨，而只会变成奢侈；他们的各种欲望不再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却成了生活的目的，而且在人身上燃起欲望之火，还要在明晃晃的火光中欺骗人。这样，我们在自我表现时就是想要吓唬人而不是要吸引人；在艺术中我们努力追求新奇，而忽视古老而又永远崭新的真理；在文学中，我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质朴而又伟大的人，却把人表现为一种心理问题，或者是一种强烈的情感的体现，之所以强烈是由于变态，是不自然的强光下突出出来的。当人的意识被局限在人自身的狭小圈子里时，人的本性的深根就无法找到永久的土壤，他们的精神就永远处在饥饿的边缘，他们没有健康的力量，取而代之的却是一轮又一轮的刺激。也正是因为如此，人才会失去内在的视角，用外在的维度来衡量人的伟大，而不是用它与宇宙之间生命攸关的纽带来衡量；用运动来衡量他的活动，而不是用完美的宁静来衡量——那种存在于星空的宁静，那种永远流动在万物之中、有节奏地舞蹈着的宁静。

雅利安人对印度的最初侵入与欧洲人侵入美洲情况完全相同，他们也同样遇到原始森林和与土著人的激烈斗争。但是这种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最后，他们永远也没有妥协。

我绝不是说事情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历史在每一个地方都原样不变地自我重复，那就是在浪费大好时机；最好是在人的精神的“商业活动”中，每一个不同处境下的人都把自己的不同产品带来，互通有无，互相补充。我只是想说，印度在其事业一开始，就遇到了特殊的环境条件组合，她没有使之白白地浪费。她根据自己的机遇，苦思冥想，经过努力和痛苦的挫折，进入了存在的深层，有所收获，这种收获对一个在进化过程中走的

是完全不同的路的民族来说一定不会毫无价值。人要想完美地成长就必须具备各种组成他的生命复合体的各种活着的要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食物才必须是产自不同的田地，取自不同的来源。

文明是每一个民族所忙于创造的一种模式，目的是要用这个模式来根据自己的最高理想塑造该民族的每一个人。一个民族的一切机构、立法、褒贬标准以及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教诲，都是指向这一目标的。当代西方文明，通过有组织的努力，试图使人在身体、智力以及道德方面都达到完美。在那里，各国大量的精力都被用在加大人对周围环境的控制能力上，人民也都高强度地联合发挥各种才干，以占有并利用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克服征服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他们时刻在严格地要求自己，以战胜大自然和其他民族。他们的武装力量日益强大；他们的机器，他们的设备，他们的组织机构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无疑是一种辉煌的成就，也是人类征服和占有精神的完美体现，这种征服和占有精神藐视一切障碍，目标是要证明人类至高无上。

古代印度文明有自己为之奋斗的完美理想，它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得力量，它也没有竭力去开发自己的各种才干，没有为了攻伐和防守而把人组织起来，也没有在获得财富、提高军事政治力量方面进行协调。印度所追求的理想吸引着她的精英分子去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沉思生活，而她在洞悉现实的奥秘中为人类取得的财富是以世俗社会的成就为巨大代价的。然而这也是一种伟大的成就——这是人类没有止境的远大志向的表现，其目标是不悟出宇宙的道理来不罢休。

印度有贤才，有智者，有勇士，有政治家，有国王，有皇帝，但是这么多不同类别的人，她究竟选择了谁作为她的代表呢？

是那些仙人。什么是仙人？“那些彻悟了最高灵魂，因而充